加强管理保护、共建版权生态

——专家建言版权管理运营与保护

□据新华社报道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将于 6 月 1 日起实施，新形势下版权管理运营与保护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日前由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盟主办、北京中视瑞德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 2021 版权管理与运营高峰论坛在京举行，聚焦数字转型时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新动态和行业现状，来自新闻出版广电和互联网等领域代表围绕“版权管理、版权运营、版权保护、内容创作者生态”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利用数字技术大力保护原创内容、合力共建版权生态、让版权创造出更多市场价值成为业界共识。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慈珂指出，版权实际上是一种复合权利，既包括人身权利，也包括财产权。版权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无形资产，对社会、对国家而言，版权会形成产业即版权产业。国家版权局委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数据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为 7.3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7.39%，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标准。因此，从长远发展看，在版权领域开展版权资产管理和市场运营的专题研究与探讨十分必要。

“新媒体时代的本质就是运行版权，实现版权利益最大化。”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张树武认为，基于登记备案的版权管理模式的良性循环将会使网络上受版权保护的数字内容占比越来越大，逐渐规范和优化网络版权市场，将著作权人、数字内容提供商、数字内容运营商等紧密连接，建立互信机制，达到利益分享目的，从而形成完整优化的产业链条。他呼吁，应构建以版权为核心的数字内容透明网络可信服务生态，实现全媒体数字内容从内容生产、交易、传播、消费各环节的透明可信服务。

在视听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同时，数字版权产业在维权过程中面临“发现难、举证难、维权难”等困扰。业内人士建议，应从加强行业内部版权规范做起，利用新技术解决新问题，最终实现版权价值的合理分配，营造多元共赢的版权保护生态。

论坛上，“CPSP 原创作品保护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将从作品存证、版权监测、版权管理、版权交易、维权服务五个方面向自媒体创作者和内容生产机构开放多项免费版权保护服务，助力创作者维权、构建良性发展的版权生态。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会长王秋表示，该计划将有效解决有声阅读作品目前存在的版权作品确权难、侵权内容发现难、维权执行难、版权运营变现难等问题。希望通过促进版权产业全链条上各方参与者协同联动，完善版权管理手段，加强行业规范自治，提高全社会的版权保护意识，营造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促进版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永远跟党走

“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主题展在国博开幕

昨天，“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主题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分 6 个部分和 1 个专题，围绕“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伟大指引为主线，用 260 余张图片、190 件套实物和 11 个多媒体的形式，将“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探月精神等源于科技界的革命精神贯穿在一起。**图为人们在观看百名科学家的入党志愿书** 新华社 图 / 文

不识字也能包过驾考？

安徽一个驾考作弊团伙被端

□据新华社报道

不识字？没关系！年龄大？没问题！面对开车上路前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不法分子动起歪脑筋，帮助考生驾考作弊，并许下如此承诺。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警方破获一起利用无线通讯设备在驾照考试中作弊的案件，抓获 17 名犯罪嫌疑人。

今年 1 月，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驾考科目一考试中作弊，并且携带非常专业的作弊工具。该作弊考生王某交代称，他一直想考驾照，通过朋友结识了在合肥从事驾考培训多年的董某。董某告诉王某，自己有门路“包过”，并保证无论识字与否，哪怕年龄再大，都能一次性通过，即便不通过也可继续协助考试，直到通过为止。王某给了董某 9000 元，考试当天，王某正等着董某的“运作”，不料被民警当场发现。

经调查，一个以董某为首的驾考作弊团伙浮出水面。原来，在多年驾考培训中，董某认识了驾校教练何某和邓某，三人决定铤而走险，从事驾考作弊“业务”。董某招揽客户，何某购买无线耳机、微型摄像头等设备，考试时何某、邓某共同通过这些设备向考生提供答案。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多名驾校教练参与介绍学员并从中获利。该团伙“业务范围”不仅在安徽省内，还涉及河南、黑龙江等地。

4 月 1 日起，警方对该团伙进行收网，目前抓获的 17 名犯罪嫌疑人均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狠打“鱼目混珠”，严防“借尸还魂”

——打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追踪

□据新华社报道

5 月 21 日，民政部等 19 部门在京召开社会组织联合执法机制暨资金监管机制会议。会议指出，今年 3 月 20 日以来，有关部门已依法排查非法社会组织线索 48 批 286 个，关停非法社会组织网站 2 批 20 家，曝光 4 批 43 个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公布 3 批 230 个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非法社会组织行骗诈财套路多变，公众稍有不慎就可能中招。当前打击根除非法社会组织仍面临不少困难，迫切需要多部门形成监管合力，久久为功。

敛财套路深 早幼教、养老健康等领域非法活动多

近期民政部联合多个部门对非法社会组织进行密集打击整治。“中国国学院大学”“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中国红色文化学会”“全民悦读全国阅读会联盟”等一批欺骗性较强的“国字头”非法社会组织被依法取缔。

记者调查发现，非法社会组织蒙蔽公众行骗诈财通常有这样几类套路。

——扯大旗、戴高帽。截至目前，2021 年民政部已公布 4 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其中，绝大多数冠以“中国”“中华”“全国”“亚洲”“国际”称号，如“中国党史研究会”“中华诵读联合会”“亚洲语言艺术家协会”“国际华人艺术协会”等。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记者，根据规定，社会团体的名称应当与其业务范围、成员分布、活动地域相一致，准确反映其特征。全国性社会团体名称冠以“中国”“中华”等字样的，应经过批准，地方性社会团体名称不得冠以相关字样。

——蹭热点、实敛财。记者从上海市民政局了解到，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早幼教公社”盯上早幼教市场火热，通过举办“全国托育（早教）十大模范标兵”等 10 个荣誉奖项评选大肆敛财。

记者发现，近年来，养老、健康等领域都是非法社会组织活跃的“重灾区”，打着“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名义的不明组织数量也有所增多。

——装“官”样、打官腔。记者发现，不少非法社会组织都以“协会”“基金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名称自诩，还有不少则以“委员会”“发展局”“中心”等类似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组织名称自称，忽悠公众。

记者了解到，非法社会组织“全国卫生人才专业技术委员会”声称自己在民政部登记，虚构下设“全国卫生人才专业技术考试中心”“全国卫生人才专家评审组”等组织，打官腔唬人。对非法社会组织“中国知青协会景德镇分会”“中国知青联盟景德镇分会”，不乏退休党政干部、社会名人信以为真为其“站台”“代言”。

另外还有一些非法社会组织通过在党政机关办公地附近或附属场所租用办公场地、找媒体为自己鼓吹等手法增加其“可信度”。

——仿机构、傍机构。记者注意到，“高仿名称”是非法社会组织的惯用伎俩。非法社会组织“中国室内装修协会”与合法的“中国室内装饰协会”仅一字之差。还有一些非法社会组织照搬合法组织的官网内容，加大了公众辨别难度。

另有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想尽办法“傍”上合法机构。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为谋求合法身份掩护，非法社会组织“全民悦读全国阅读会联盟”相关运营公司与合法社会组织中华文化促进会开展合作，在该会下设朗读专业委员会，以“一套人马三块牌子”掩饰其非法活动本质。还有一些非法社会组织甚至想方设法成为事业单位下设机构。

18部门联手专项打击 22部门联合发文规范

今年 3 月 20 日，民政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等 18 个部门联合在全国开展为期三个半月的进一步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重点对“利用国家战略名义，在经济、文化、慈善等领域活动的”等五类非法社会组织进行打击整治。

与此同时，民政部门探索源头端治理非法社会组织的长效措施。今年 3 月，民政部等 22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强化压实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新闻媒体、各互联网企业等重要主体在宣传渠道、活动场所、资金来源、网络营销平台等方面防堵非法社会组织的责任。

“只有对非法社会组织所涉各环节严防死守，才能避免其‘借尸还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认为，民政部门重拳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同时，更应注重推动合法社会组织可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其公信力和竞争力。他还建议，应将非法社会组织责任人列入失信惩戒对象，充分发挥信用监管效能。

非法社会组织“断根”治理难在哪？

专家认为，当前想要彻底拔除非法社会组织病根仍面临不少困难。

部分非法社会组织通过黑灰产业链条与某些社会群体形成利益共同体。在非法社会组织“中国国学院”里，花 27000 元就能买到“国学使者”称号与证书。其他各类称号证书售价也都在几千元至十余万元不等。

“有不少人愿意花上一笔钱给自己‘镀个金’‘充充门面’。”邓国胜告诉记者，这种“虚荣心”为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空间。

还有专家指出，部分人甚至通过向非法社会组织“知假买假”来实现牟利目的。“花个几万块买个‘国学使者’的证书，就能顶着这个名头四处收费演讲。如果再多花点钱，还可以设立分支机构牟利。这是一条清晰的利益链”。

非法社会组织违法活动成本低，隐蔽性强。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非法社会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活动，没有固定线下场所，违法成本非常低。一旦其非法目的达到或被曝光后，相关人员就立即销毁证据、逃之夭夭。

民政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如果不能实现“治本”“断根”效果，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往往会面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难题。

“当前非法社会组织滋生蔓延的主要病灶在于失信收益高于失信成本、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刘俊海表示，一些非法社会组织在被查处后，违法分子迅速换个“马甲”继续活动。

合法社会组织发展程度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仍存差距。针对早幼教、养老健康、乡村振兴等高热度、高需求领域成为非法社会组织重灾区的情况，邓国胜指出，当前一些合法社会组织存在信息公开程度不够、社会影响力不足、服务不到位等问题，难以满足市场和公众的实际需求，这在客观上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活动空间。